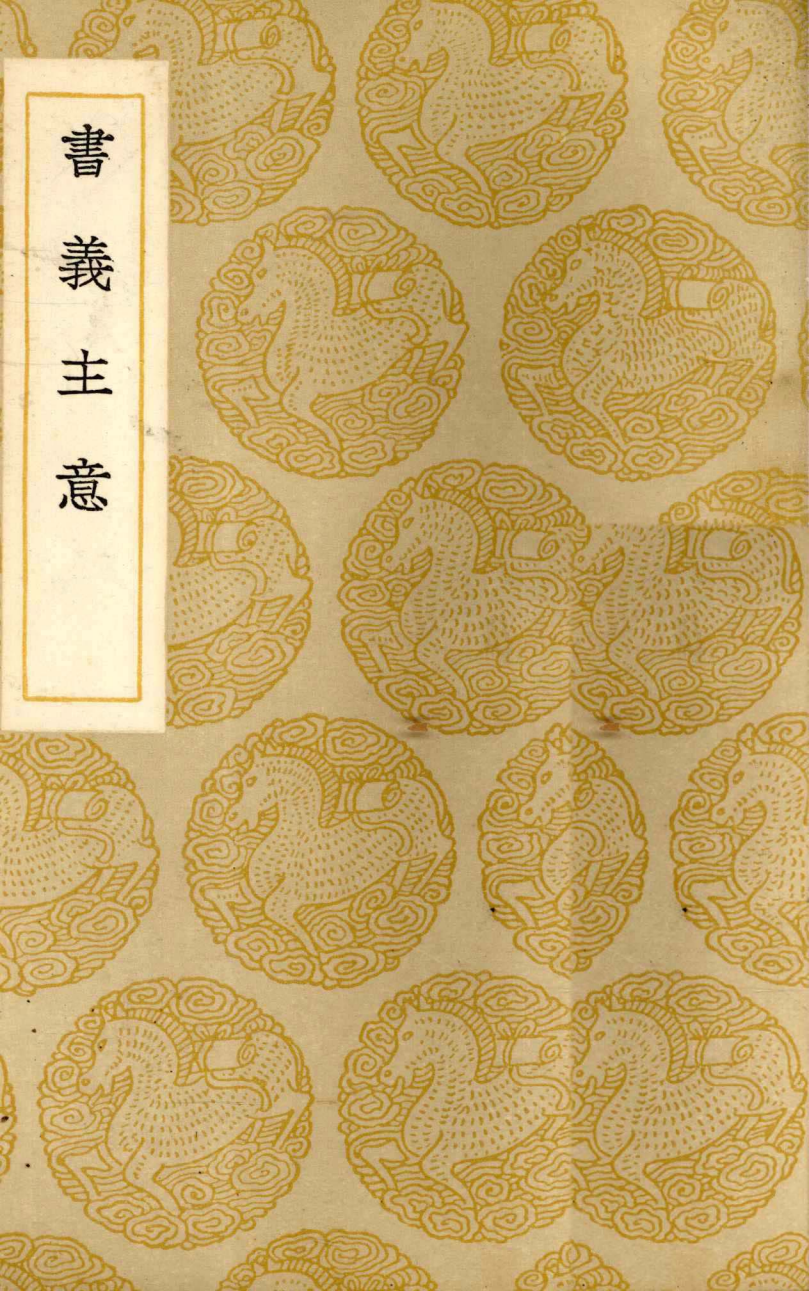


書義主意







意 主 義 書

編 耘 充 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意主義書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者 王充耘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中五八五二

詳

書義主意卷之一

元 進士王充耘與耕編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史臣贊堯之辭。放勳二者。總言其德業之大。下文乃申言之。欽明文思。以論其德性。而繼之以安安。其得之天者。異於人也。恭讓以總其行實。而先之以允克。其行諸身者。又異於人也。故其所以光被四表格上下。蓋極言其德之所以充塞無間也。所謂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其德□□□而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塞乎天地。有不可掩者。此所謂放勳也。

德無盛於帝堯。故史臣之贊美之者。亦非其餘可及。前旣以二字總其概。繼申言其詳。末又言其效。見得帝堯是生知安行之聖人。其德業如是其不可及。其後稱舜禹臯陶四稽古文法皆同。但有輕重詳略。如贊舜曰重華協于帝。此一句足以盡舜生平。不過曰舜如堯而已矣。堯舜皆聖人無所優劣也。稱禹文命敷于四海。則與所謂自然被四表格上下者有間矣。猶王者氣象也。至臯陶則稱其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但言其躬行以輔舜禹。蓋純乎臣道也。稱禹者。霄壤不侔。蓋逐一稱贊。各當其人。而其文法俱相似。但解者不察。以祇承于帝曰。粘卻文命敷于四海。已失其指。又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爲臯陶所陳之謨。是以其義□□不明作□□□□□□□□□□曲說趨□□□□鄙見□推□引得如此。亦可證得前頭意思。經緯明白。易爲提掇耳。大概古人作文。一字不苟。但後人自看不出。以心粗故耳。除其間缺文錯簡。聲牙者不可通。其它一言半句俱有意。決無雜亂無統紀者。且如言堯德性而曰。欽明文思者何。欽存於心而明燭物理。文見乎外而思存乎中。皆表裏之謂也。言行實而總以恭讓者何。恭以持己。讓以接物。日用之間。惟此二字足以該括其所行矣。既曰被四表矣。又曰格上下者何。言四表只說得橫四至。故又言格上下。方見六合之內。無所不到。且此題全要做得聖人氣象出。欽明文思。人人有之。安妥則未之見。恭讓人有能者矣。允克則聖人之所獨也。如是則知其充極。安得不彌六合。源之深者流必長。實之博者聲必宏。斯之謂矣。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聖人能明其大德。是以修己之功。蓋無以復加。故推以及人。而無感不應。所謂舉一世而薰陶之。而無有出於聖人範圍之外者。

又

上文稱贊是虛說。此方指其實事。言所謂放勳者。此也。此固是身家國天下。但衆人搭上修齊治平上。

說取重去便易失卻聖人氣象。此是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故隨感隨應。其效神速。如所謂修己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存神過化。綏來動和。舉天下之大。皆同於德化之中。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德曰俊德。明曰克明。故以感人無不應者。固非衆人所及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爲治之法。莫先於治歷明時。蓋天時正。然後人事方有所統紀。是以聖人慎之重之。終始不離乎敬者。此也。日月星之遲速。有自然之行。辰之遠近。有自然之要度。步之以歷。占之以象。不過敬順天道之自然。而無敢用其私智者。蓋將以授之於人。使知東作西成之候。其所係者甚重也。苟一或不謹。而上有乖於天。卽下有誤於人矣。

〔破〕聖人之命官。順乎天以作歷。明其時以授人。始終不越乎敬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餘三題同此意。

註謂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攷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所分有定職。所居有定方。所攷驗有定法。晝測日景。夜求中星。皆仰觀諸天。以察有形之象。民以和而析居。鳥獸以和而生育。此又俯察民物以驗夫無形之氣。古人作曆。周密如此。所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非敬天勤民者。孰能如是。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所命者分掌四時。至此又總命之。四時一周則爲一期。期之日三百六旬而又六日。蓋有奇而不齊。

作曆者必因其餘以置閏。然後四時可定。而春不可以爲夏。歲功可成。而子不至於爲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此信治百官。孰敢玩歲愒日。而不思所以趨事赴功。庶績咸熙。亦其效之所必至也。

又無帝曰字

前分命四節審曆之正。此又以置閏足之。然後曆法方全備。蓋以一期之日。有奇不齊。必以餘日置閏。月。然後四時定。而歲功成。否則春失閏而爲夏。寒暑反易。而時不定。子失閏而入丑。名實乖戾。而歲不成矣。故定時成歲。全係於閏。閏以正時。時以作事。春而布德宣惠。夏而勞民勸相。秋冬則禁暴慢謹。蓋藏之類。如月令所載。皆百工之職也。天時既正。則人事自修。以此信治百工。如日月試考績黜陟。如所謂歲終詔廢置。三歲行誅賞。先時者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赦之類。人无敢不及時趨事趨功者。所以衆功皆廣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亦史臣贊舜德爲聖人之實。尊爲天子之由。重華協帝。蓋亦總言之。光被四表者堯也。而舜重光如堯。然其德可謂盛矣。夫謂之重華。則一言足以極其形容。然究其所以。則累言不足以盡其蘊。是故濬哲文明。溫恭克塞。必枚舉而歷言之。以見聖人所以由側陋而登庸。自耕稼陶漁以爲帝者。凡以此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與堯克明俊德一題相類。皆是說聖人神化之速。其一感一應。猶影響然。所謂歷試諸難之實也。但上三者是常事。猶可能。末一節卻是處變不亂。最人所難能者。於此觀之。則舜非特有過人之才。且有絕人之量。舉而加之萬民之上。若固有之宜矣。孟子稱其耕歷山而人讓畔。漁雷澤而人讓居。陶河濱而器不苦窳。與前三事相類。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富貴貧賤。變於前。而其心未嘗變。亦與後一節相似。

又

此是堯得舜而歷試諸難。而舜爲聖人。才全德備。無施不可。故凡有所爲。其效響應。然上三者皆人事之常。衆人猶或可及。卒然而遇天變。於此而不震不懼。不易常度者。此豈衆人所能及哉。誠如是。付託以天下之重。所謂談笑而舉之者矣。豈不能勝其任乎。堯所謂以天下得人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舜初攝位。庶務更新。以示正始之道。而事之重者。莫急於治曆明時。故首察璣衡。以稽天象。其次莫重於祭告神祇。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次之。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聖人攝位。首祭告神祇。以感於神。其次朝會。以感於人。蓋天子爲神之主。又爲民之主。正始之道。必以此二者爲先。觀其祭非常祭。而謂之類。朝非常朝。而謂之日覲。可見矣。

又

天子乃神人之主。故舜既攝位，卽禮神祇，以盡祭告之誠。以君爲神之主也。朝諸侯以正君臣之分，以君爲人之主也。皆正始之道所當先者。故祭非常祭而特行之，朝非常朝而特徵之。觀類與日覲可見矣。然主祭而神享之，天意之所屬也。會朝而諸侯率服，人心之所歸也。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哉。

若只作上一截，則言神有尊卑，故祭有先後，所以先上帝，次六宗，次山川，而後及羣神也。

若作下一題，則聖人當攝位而合諸侯，所以與天下正始也。其間但以輯瑞班瑞爲說。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聖人之時巡，始於舉祀事，以感神明，終於朝諸侯，以明禮法。二月而東，至岱宗，蓋各順其時。然所至必先祭祀，而後覲諸侯，先神而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猶前類禋望，後方輯瑞覲岳牧也。肆覲與肆類文法同，當就此分上下截。其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皆覲東后一比事也。此言舜攝位之初，祭告會同之後，卽出而巡狩方岳，凡禮法之所係者，一一整飭之，以新天下之治，而與四方正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聖人之疆理天下，封表十二州之山，濬導十二州之川，所以辨封域，正疆界也。蓋自攝位以來，察璇璣以正天時，修祭祀以交神明，會同巡狩以撫馭侯國，至此又從而正經界，其先後次第如此。然於此可

見胸次包羅規模廣大。舉四海之廣。皆在其心量中。其經界區處。井井有條。所謂與天地同流。豈曰小之補助而已者。於此可見。此處要口規模氣象宏闊。它人管一家。且有莫知所措者。今聖人一出。便能整頓乾坤。且天下之大。有名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封疆之域。一彼一此。俱有自然。聖人從而封之。濬之。而州域不勞而辨矣。作此題者。說出聖人氣象方活動。不然。則索然無說矣。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若上截作一題。則以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爲下截。

聖人之制刑有定法。而其用刑無忽心。夫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雖聖人有所不容廢也。故重而五刑。寬則有流。輕焉鞭扑。寬則有贖。誤犯者不待流贖而遂赦。不悛者不聽流贖而必刑。或重或輕。或操或舍。截有定敍而不紊者。立法之道也。然刑特以討有罪。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犯耳。非特之以求逞也。故法雖有定。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者。則無窮。聖人豈忍於用刑也哉。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明於立法者。所以奉天討不易之定理。而謹於用法者。所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二者並行而不悖也。

上是經常之法。下是用法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言聖人用刑輕重。各當其罪。故足以服天下之心。流輕乎放。而殛重於竄。蓋因其罪而罪之。故各隨

其輕重而異其法。聖人初無容心於其間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重不失之苛。輕不失之縱。夫孰得而議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命二十二人。四岳居其一。則其咨命之辭與十二牧九官一體。下三句是責任四岳職事。四岳掌四方諸侯朝聘。則四門只是賓四門。而注乃云來賢俊。諸侯來朝則必奏言試功。明目以察之。達聰以聽之。四岳之責也。而說者乃云決壅蔽。註未得經意。故說四岳不親切。甚者不曉欲把四句平說。尤爲無理。今只依傳發明。而中間卻要指言此是命四岳職事。卻以前意插入其間。蓋四方諸侯故來自四門。而明目達聰亦以四言。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毋使明於此而昧於彼可也。

此卽是聖人卽位之初。廣詢博求。兼聽遠覽。汲汲於爲治。而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焉耳。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上是命四岳當爲之職。下是命十二牧以養民之政。蓋四岳所以總治於內。而州牧所以總治於外。二者內外之要職者也。故舜於卽位首咨之。觀其攝位亦首覲羣牧可見矣。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聖人命養民之官。備言養民之政。而又極言養民之效。夫州牧以養民爲職者也。故首以務農時重民食言之。此固養民之先務也。然必柔遠能邇。任賢去邪。而後民得於所養。否則德澤壅而不宣。賢否混

而易位。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故歷言之。使於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豈徒內治之民安。雖外夷亦爲之率服。蠻夷率服。則中國治安。不言而可知矣。此蓋極言其效之所至。猶益言儆戒無虞。而終以四夷來王。皆舉遠以見近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百揆之職至重也。非庶官可比也。故舜不敢輕授。必咨之四岳。以求非常之人。伯禹之功德隆盛。非羣臣可及也。故公論推舉。而帝亦信之。而授以非常之職。然舜非不知禹者也。付之公論而已。無容心焉。此可以見上之選人也。嚴而下之舉人也。當所以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之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聖人念民生足食之難。故其命官以務農爲重。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聖人念民俗之薄。而命臣以施教之方。夫民不可逸居而无教也。而況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上之人安得不思有以變其薄俗也哉。汝作司徒。敬謹以敷五教。使民有所觀感。而興起寬裕。勿迫使之優柔而自化。此二者施教之方也。能如是。則風俗不期而歸厚矣。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聖人之刑爲猾夏姦宄而設。蓋有不得已也。上言爲惡者衆。以見用刑之由。次言五刑五流。以明輕重。有一定之法。末言惟明克允。以示用刑之要。夫去惡所以安民。蠻夷而爲中國之憂。寇賊而爲內外之害。聖人之所甚惡也。於是治之以士師。重者刑之。而刑有三就。輕者流之。而流有三居。所以待之者。固有一定之法矣。然惟察之明。而小大無所遁其情。然後用之重。而輕重無不當其罪。庶幾猾夏者知所畏。而爲姦宄者有所懲也。命稷所以富之。命契所以教之。教之而不從。然後命皋陶治之以刑。所以輔教之不及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殳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工作什器。所以利民用也。若者。順其理而治之。作淫巧者。非若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文皆所以憂民至此。則又欲使草木鳥獸亦得以遂其生。聖人之仁也。若者。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使各順其性。若天闕其生。非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前言治民。此言事神。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夫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其禮不同。而皆以敬爲主。蓋禮者敬而已矣。而況於交神明乎。必無早無夜。一以寅畏爲事。庶幾心無私曲。湛然清明。而牲幣祝號。

之次第。籩豆鼎俎之隆殺。壇墀圭璧之陳列。皆秩然有序而不亂。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皆敬心之所爲也。蓋以交神明聖人之所甚重也。故秩宗之職。必咨四岳。以求其人。與百揆等。其慎重可知也。故其後獨以欽哉申戒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无虐。簡而无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先之以輔導之方。必深明乎制作之妙。夫教胥子必有其方。而其所以教之必有其具。而溫而栗。所以翌其偏。无虐无傲。所以防其過。抑之揚之。輔導之方也。詩歌者。本諸性情。聲律則稽諸度數。所以歷言夫作樂之由。至八音諧而无奪倫。則神人可感。所以極言夫樂和之效。神且感。而況於胥子乎。此教之具。所以在於樂也。

此題只與命臯陶者對看。便見得分曉。樂爲揀胥子氣質之偏而設。猶刑爲禁蠻夷寇賊之爲亂而設也。刑有三居三就之殊。樂有詩歌聲律之異。刑必惟明克允。而後足以當人心。樂必諧而有倫。而後足以和神人。其咨命節次大率相類。前一節先言胥子德性多未純。吾欲使之如此純。全方好。次一節作樂之曲折。未言克諧。曰無奪。方是戒飭責望。后夔之辭。言必如此純。如皦如。方能感動得胥子。方有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方可以无負汝典樂之職。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人欲去讒邪之害以安衆心。故命官以謹出納之防。而求其當。夫讒說進則治功墜。聖人所以深惡而重爲之防也。且人君固慎於聽納。而巧言易以惑人。凡善類无以自容。而衆心爲之不固者。皆讒說之爲害也。聖人於是有納言之職焉。夙夜孜孜。慎汝所職。教令必審而後出。奏逆必審而後納。使悉當於理而不悖焉。則有以杜讒慝之口矣。

舜命九官。納言獨居其末。蓋禮備樂和。功成治定。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苟讒間得以行於其間。則是非亂而觀聽駭。賢者恐懼。人人自危。不得展布四體以爲治。而前功盡廢矣。何以保治功於無窮也哉。夫子論爲邦於樂。則韶舞之後。必繼以遠佞人。正此意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所任之職不同。而相天之事則一。故總以欽哉戒之。天下之事。无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之。而命之君。君不能獨任而分之。臣。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何莫非天之事者。人特相之而已。一或怠慢不敬。則曠官廢職。且得罪於天矣。敬也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敬无往而不存。卽事無一之不理矣。聖人戒飭臣下。所以辭約而理備也。勉之以敬。而警之以天。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守職矣。

又

發聲嗟之辭。以告其臣者。所以使之敬其事之出於天也。天下之事。孰非出於天哉。人臣之職。雖各不

同。而凡所以爲其事者，孰非天之事也。事雖出於天，而相之者在乎人。苟違天，則失其所以相之道矣。爲人臣者，可不敬其所事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聖人之命官，告戒之辭，嚴於先，勸懲之法，繼於後，此其治功所以無不立也。

三載考績至庶績咸熙。

聖人執御下之權，故朝無不舉之事，夫課功以行賞罰，此人君御下之權也。聖人考績於三載之後，黜陟於三考之餘，賞罰既明，而人無不力，是以衆庶之績，雖有不同，而咸熙之效，若出一致。蓋天下之治，皆分之二十二人，聖人但執賞罰之柄而已，此所以恭己無爲而治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言其君臣交際，截有定制，而其綜覈勸獎，臣下復有要法，此所以不勞而治也。夫五載之多，天子一往巡守，諸侯各一來朝，其交接有時而不亂，奏言以觀其蘊，試功以考其成，而車服以厚其報，其賞功覈實而不欺，聖人以寬訓衆，以簡御煩之道也。一往一來，禮无不答，所以通上下之情，言必敷奏，而无所壅，功必明試，而无所蔽，民功曰庸，立諸侯所以爲民也，故有功於民者，輒旌異之。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上是史臣贊禹之德。下是史臣述禹之言。本難相連。只得取巧說。禹之德教。既以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矣。而其心猶未敢自以爲足也。方且責難於君。欲君臣同其敬畏。各盡乃職。以成治化於天下。所謂處已治如未治。此大臣之用心也。然亦无背於理。无忤於註。儘活動有生意。乃者難辭。非已然之謂也。言必先如此。乃如此。正責難之意。

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大臣有文教。以加於百姓。猶不忘忠諫。以事其君。必君臣皆存敬畏之心。而後政可成。而民可化也。

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

人臣有責難之論。而人君有深信之辭。

此題本與傳注不合。然臣言君答。本自相應。傳者自失其旨。故或有如此出者。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无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上是深贊克艱之效。下是極言克艱之難。蓋君臣果能如禹所言。各敬其職。則公論大明。善類畢集。而天下大治矣。然而豈易能哉。自非稽衆從人。安能使嘉言之罔伏。非不廢困窮。安能使賢才之无遺。非不虐无告。安能使萬邦之咸寧。此克艱之所以爲難。惟帝堯而後能之。非常人所及也。

〔破〕克艱之謨。深許夫大臣。克艱之實。歸美乎前聖。若只作上比。則就允若茲截。言能以克艱之道。體諸身。則致治之效不可及。

若作下比。則就允若茲。截然下句對上文四事不同。四句自是兩事。每事下就插帝之意。言惟聖人爲能忘私順理。惟聖人爲能重民好士。如此則不費力。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聖德之大。非一言所能盡其形容。天下之大。以一人爲之主宰。蓋有至大之德。則足以膺至大之任也。廣運。總言其統體既廣大而無外。又悠久無疆。聖神武文。是言其條目。其變化不測。皆自廣運出。大德者必受命。聖人所以富有四海而貴爲天子也。

大德者必得其位。惟其德爲聖人。此其富有四海而貴爲天子也。

〔破〕聖德同乎天。非一端而可名。天命集乎君。全一統而无外。

益曰。吁。戒哉。傲戒无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以上詳言警戒條目。下比極言警戒效驗。人君安不忘危而能事事知戒。則人心无遠而不服矣。四夷歸往中國。治安之效可知。

上二句是總提其綱。中十句備言其目。末一句極言其效。先吁後戒。以發其聽。又特以無虞起其意。蓋人能戒懼於憂患之日。而不能不懈惰於宴安之時。然不知治生於亂。危生於安。故致治在未亂。保邦在未危。苟事變之來。始惕然憂畏。已無及矣。然所以警戒之目如何。下文曰。罔曰勿曰無者是也。看來

百志惟熙一句。亦是戒之之辭。言凡百心之所向。皆要光明俊偉。莫要猥下卑污。傳者以此句爲收效。便與上下不相屬。便是難下筆。只是到此輕輕一二語。蓋過。謂之避礙就通。不要抵死求分明。庶不礙傳。此八條皆有所指。既枚舉而歷數之。又總之以無怠無荒。以致其丁寧之意。此一句無所指之事。但怠以心言。欲其無一念不戒飭也。荒以事言。欲其無一事不戒飭也。既謹之念慮之微。又防之事爲之著。至此愈敬愈密矣。如是則其效將如何。雖四夷且來王。中國治安。蓋有不足言者矣。所謂極言其效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人君恩足以及人者。貴乎利足以及人。故養民之功。不造其極不止也。

上是政治之要。下是保治之法。德在於善政。善政在養民。養民之具。在六府三事之九功。九功之修。和在於順敘。九者之敘。要可歌。如是。則民得其養而治功成矣。然而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而人之常情。好逸而惡勞。故戒之用休。以勸其勤。如大比與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之用威。以懲其怠。如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又以勉勵督責而使之強爲。不如鼓舞勸相而使之樂爲。故又卽其九歌以勸之。庶幾逸能思初。安能思始。不待戒而勸。不待董而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保治之道也。聖人之憂民。何其至歟。方其治功之未成也。則反覆窮極。必底乎成而後已。

及其已成也。則又維持輔相。必爲無窮之憂。民其有不得其養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功在天地者無窮。功在生民者亦無窮。聖君所以歷言而深美之也。夫地平天成。則天地以之而安其。所。六府三事允治。則民物以之而遂其生。不惟當世蒙其功。將使萬世被其澤。豐功偉績。豈它人可冀。其萬一哉。聖君特推而美之。良不爲過。

聖人能除大患。興大利。使天地位而物萬育。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自生。則平成之功。固萬世之所賴也。不能外六府三事以爲養。是六府三事允治。亦萬世之所賴也。當時廷臣舉無能出其右者。故曰時乃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故推其成功以美之。言汝之功在天地生民者如此。固無不得其養者矣。

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此是禹以己之短。形容臯陶之長。欲其君念之而不忘也。蓋君天下者。凡以有德足以得民心而已。己無德而民不依。則固不足以勝任。此臯陶邁種德而黎民懷之。則足以當大任而無慊矣。在我之所不足。在彼乃其有餘。其次在民心而不能忘。在君心如之何而可忘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大臣之推讓同列。思之反覆而不能忘。欲人君深悉其行事之不可忘也。蓋臯陶非徒有不可忘之德。

其明刑弼教亦且有不可忘之功。在我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忘。在君固當深念之而不可忘也。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臣民无或觸法。以大臣善於用刑。聖君所以推其功而美之也。夫天下如此其大也。民如此其衆也。敢干正者固无有矣。而或干正者亦無有焉。果何以能若是哉。以汝爲士師之官。善於用刑故也。聖人之治。以教化爲本。而假刑以輔之。汝能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禁奸致治而已。期於民知所畏。而可以不用刑殺耳。其用心如此。蓋惟欲使民遷善而遠罪。出刑而入教。而非欲殘民以逞者也。夫是以民皆協於中道。而无或干正者焉。蓋臣民放僻邪侈。以犯上之令者。由於中道之不明。中道之不明。由於教化之不立。教化之不立。由於刑罰之失中。而无以輔之耳。夫刑爲過中。失正者設也。教之以中正而不率者。有刑以齊之。則過者必俯而就。不及者必企而及。皆相率而□□道之歸。而自无或干於正者矣。所以刑措而不用也。所謂勝殘去殺。所謂舉臯陶不仁者遠。蓋如此。其功之盛。孰有及之者哉。

明于五刑至時乃功。

大臣假刑以防民。其心常超乎法之外。天下遷善而遠罪。自相率爲善之歸。則其功爲不可及矣。昔者臯陶能明五刑以輔五教。其假刑以防民。使之有所憚而力於爲善者。蓋期其君以至於治。雖用刑而實期至於無刑。其設心措慮。固常超乎法之外者矣。故天下之民。皆合乎中道。而刑果無所施焉。此非

明刑弼教之驗也。歟。是臯陶之功。固有不可掩者矣。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聖人德周於身。而无過舉之事。故民化其德。而有刑措之功。夫聖人一念好生。形於事爲者。无不善。則其深入於民心者。當何如哉。夫其臨下御衆。不失之於煩苛。賞善罰惡。能通人之好惡。過者雖大而必宥。故者雖小而必刑。罪有可疑。刑思從輕。功有可疑。賞思從重。與其輕殺而陷非辜。寧自失刑而縱有罪。此其仁愛忠厚之至。隨所寓而形著。皆所謂好生之德也。果孰有愆過之可議者哉。夫德充於身。則民化於下。凡其不犯於有司者。皆其好生之德。有以深入乎其心故也。君德罔愆。則民用不犯。其效固應爾也。臯陶因舜以臣庶罔或干正。美其功。故以民自不犯歸功於其上。所謂刑措不用者。非臣之功。皆帝之德也。

罔愆二字。是提其綱。九事皆其目也。臨下貴簡而不貴煩。御衆貴寬而不貴迫。其餘刑賞。皆甯可過厚。而毋過薄。此所以爲罔愆也。如此薰陶漸漬。是以能去殺勝殘。易俗移風。家稷人臯。而比屋可封。刑雖設而無所用。

德有諸己者。无可指之疵。而入於人心者。又淪肌而浹髓。此所以能致刑措之功也。帝以臣庶罔干正。歸功臯陶。故臯陶以民用不犯于有司。歸功於帝舜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化神於下。而聖君有以遂其心。功歸於上。而大臣有以著其美。夫刑措不用者。聖人之本心。而明刑弼教者。大臣之能事。使無臯陶之刑。則舜之欲不能直遂。而教化不能以大行。是臯陶固不可忘也。

帝曰。來禹。洚水傲予。成允。或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論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事名。贊大臣之功德。不可以一言盡。

洚水傲予。止惟汝賢。

大臣之功德。一身備之而有餘。故聖人之稱贊。累言形之而不足。夫當大患之來。汝能言之能行之。而有成大功。此固足以見汝之賢矣。處家國之間。能勤能儉。而自視若无。尤足以見汝之賢焉。且常人能爲國平水土。而除莫大之患。以成不世之功。必將恃功而怠。惡能勤。矜功而侈。惡能儉。而禹乃自視。儉然。克勤克謹。如未嘗有功者焉。聖人所以枚舉而歷言之。一則曰。惟汝賢。二則曰。惟汝賢。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而極美之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止嘉乃丕績。

人臣自處謙退。而莫能揜其善。故人君美其功德。而不能已於言。夫有高世之才。而又有絕人之量。固聖人之所深與也。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禹乎。能過天下而不矜。若未始有能者。故天下莫與爭其能。

功高天下而不伐。若未嘗有功者。故天下莫與爭其功。能雖不自矜。而予則以其德之盛者。莫能加。功雖不自伐。而予則以其功之大者。莫能及。德曰乃德。功曰乃功。明非它人之所得與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上是存心出治之本。下是聽言處事之要。操修之力。所以制其外。納聽必慎。所以養其中。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心有不同。惟制之以道。則動適其中。而无過舉。言之淆亂。惟接之有道。則是非可否。莫之能欺。內不汨於私慾。外不惑於人言。則天下之治。无施而不當矣。召公告武王以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正以此也。

此題重在執中上。人能精察力行。依乎中庸矣。然有信道不篤。而反爲人言所惑。遂不免過不及之。差者。故執曰允執。欲其確然不爲私意之所搖奪。不爲人言之所變移。始得。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君民相須。斯有以立其國。人君必敬謹而求。所以盡其道。夫君民之勢。固爲相須。然君之不可无民。甚於民之不可以无君也。故君以愛言。以民非君。固无所奉戴。民獨以畏言。以君非民。卽无與守其國矣。是民之可畏。有甚於君之可愛也。夫民既有可畏之實。則人君安得不存敬畏之心。故旣以欽哉戒之。而又欲使之慎。乃有位。而无敢縱乎己。敬修可願。而求以結民心。曰欽。曰慎。曰敬。所以見爲君之難。而斯須不可有慢易之心也。此是偏重民一比說。庶幾有以來下面三句。若平說君民。則下面來不得。雖

近乎鑿然以畏字粘欽慎敬字亦自有不背欽哉是總戒辭下面慎有位又是說君敬修可願又是說民。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上言有德者足以服人下言修德者戒於自滿夫至遠莫如天也而德足以動之況於人乎然而自滿則招損惟謙能受益此乃天道之自然若以爲吾德已足而不加修是乃致損之道固宜苗頑之不服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難感者既無不感難化者亦無不化願修於己者何如耳能齊慄以祇事則瞽瞍亦與之俱化故至誠尤足以動神而況於有苗乎。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君德有諸己故臣得以輸其忠大臣所以深信同列之言而欲究其蘊也夫惟有道之君而後能自信其臣故臯陶陳謨以爲爲君而允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而所弼者無不諧是言發於臯陶之口而已深信於禹之心矣故俞以然其言如何以致其問不徒欲聞其說又必欲究其詳此大禹好善無窮之心也。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人君修己之道。惟能謹始而慮終。故其治人之道。自能篤近而舉遠。大臣所以深敬夫同列之言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臣以智仁之道爲兩盡。同列嘆智仁之效難兩全。夫智以知人。仁以安民。二者治道之所在。固不可以偏廢也。然而人固未易知。而民亦未易安也。故二者兼盡。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何也。蓋能知人則見之明。而所任皆當其選。能安民則惠之博。而天下孰不歸心。此其爲道固未易盡也。欲兩全其效。豈不難哉。

爲治之道。只此二事而已。然必先知人而後安民。故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者此也。且以帝堯在上求賢。而衆舉驩兜及鯀。猶不免爲衆所惑。是知人固堯所難也。博施濟衆。修己安民。堯舜其猶病諸。其安民亦帝堯之所病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論德非止於一端。觀人非止於一事。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毅。彰厥有常。吉哉。

德有可名而不偏。所以爲善行。德有諸己而不息。所以爲善人。九德總之。只是正直剛柔。細分之。卻有九寬。柔愿三者屬乎柔德。亂擾直三者皆正直之屬也。簡剛強三者。剛之屬也。常人寬者或不足於栗。

柔者多懦而不能立。非全德也。既寬矣。而又栗焉柔矣。而又能立焉。則其德爲全而不偏矣。此只是泛論德有此九者之目耳。若論其在人者。則不可求其全。但觀其實有何如耳。彰者。實有諸內而形諸外者也。如寬者自然從容。柔者自然委婉。由其外以知其內。此固觀人之法也。然又須觀其有常。蓋常人德非實有。則雖勉強矯飾於一時。不能不發露於悠久。必能久而不變焉。斯真有德者矣。故可以爲吉士。蓋彰則表裏如一。有常則始終無間。非德充於身者能如是乎。此所以爲觀人之要也。

德之見於行者。不可以一事名。德之在於人者。可以一言定。不可以一事名。故自寬而栗。至彊而毅。其目有九。可以一言定者。彰厥有常而已。彰者積中而形外。常者終始無間。此非吉士而何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君度德以定位。而在下無遺才。故人臣趨時以立功。而在上無廢事。夫爲治莫先於得人。下無不用之賢。則朝無不舉之政。此必然之理也。昔者臯陶以知人之法。陳之舜。以爲德有多寡之不齊。人君之用之。必各稱其任。三德者使有家。六德者使有邦。而又翕受敷施。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俊乂之才皆在官。使則下無不用之賢矣。誠如是。吾見百僚皆以德而相師。百工皆順時以趨事。而庶績凝成。舉無不立之事矣。上是取人之廣。不是得人之效。

人臣能日宣日嚴其德者。必能明治其家邦。故人君盡取天下之賢者而任之。則人各趨事赴功。而治

功無不成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人君正身以率下。所畏者事之微。求賢以任官。所重者天之託。夫人知逸欲不可教。然不知兢兢業業以圖萬幾。則逸欲有時而縱矣。知庶官不可曠。而不知天工須人以代。則庶官有時而或曠矣。故知禍幾每伏於細微。則將兢兢業業之不遑。而何暇以逸欲導諸侯。知天工不可曠。則選任唯恐其不嚴。而何敢以非才曠厥職。

天敍有典。敍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因天理以立教。一於敬而其教行。順天理以施政。至於勤而其政立。夫典禮施諸教化。命討施諸政事。二者皆出天理之自然。非君臣所自爲也。故典者天敍。因而惇之。禮者天秩。因而庸之。君臣必以寅恭而爲心。則有以和衷而教化立矣。德者天所命。於是章之以五服。罪者天所討。於是用之以五刑。君臣必皆懋勉而不怠。則有以施諸政事而刑賞當矣。

天聰明止敬哉有土。

〔破〕天人之理爲無二。人君之心當無忽。

達于上下。只是言此理通乎上下。初無間隔耳。

天人之理。本貫通而無間。人君不可不以敬存心。能推敬天之心以敬民。卽民無不安者矣。臯陶所以以是終安民之謨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聖君進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遜諸人。大臣贊同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爲問。大臣公天下以爲對。尙何人與己之間哉。觀舜禹問答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臯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臯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足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者遜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敬。都以贊其美。繼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爲求言之至。大禹爲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臯陶之心。無間然矣。

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此是聖人除患興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種。故暨益奏鮮食。以汲汲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又恐其有無不能相通。故懋遷有無化居。然後烝民乃皆得粒食。而萬邦作乂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

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無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大槩是隨地興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

聖人視天下之飢溺。猶己飢溺之。故汲汲焉興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無不足而治功無不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修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起其聽以致戒於先。又必申其辭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處崇高之極。苟毫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禹所以特稱帝以告之舜。所以卽俞而然之也。慎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繩愆而糾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敬慎也如此。庶幾動有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

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處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幾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蓋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與理俱。動與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己之欲。故動輒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於天。天必

申命之而有無疆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汨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慮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讒諂面諛之人。其結怨於民。自絕於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間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

君能安所止。以惟幾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動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僭之於未動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且申之於既命之後。蓋其眷祐之無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承天眷。要亦人君慎乃位。如前所云耳。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人君反覆嘆詠。見臣職之爲重。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君臣以一體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爲者。皆臣職之所當爲者也。故舜資禹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爲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爲。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聽。君以心運之。臣以身體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翌汝爲。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衆職。任之□□

而已。君逸於上，譬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舉履，皆爲心之所使，然後身得安焉。否則愧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乎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六律五聲八音，所以致政治之得失者。審其節奏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此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詩歌，皆汝之責也。

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未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是將此音律去，弦誦聲詩，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色彰施於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爲之聽審也。予違汝弼，汝毋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欲臣之忠於君，必戒之以敬其職。近乎君者，臣也。故君有過則當正，不可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者，何也。蓋居近臣之職，必敬存乎心，自不容不盡心於吾君也。故能忠必本於能敬，怠於其職者，未有能忠於所事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聖人不忍輕於棄人，故所以激勵之，以須其遷善改過者。由輕而重，以漸而遠，無所不用其極。夫小人

與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卽不知自媿。故使之射侯以明之。明者。別白之。而其情狀呈露。不可復揜。蓋輕以辱之。使其知媿而自改也。若猶未也。卽以鞭扑焉。撻之辱甚於射侯之明矣。而又不改。卽從而證其過於書。蓋撻之辱行於一時。而書之證垂之不朽。其辱又有甚焉。有人心者。宜惕然知所恐懼。而翻然求所以自新矣。聖人之待頑讒若此。豈惡其人而□□待之哉。爲此者。政欲其改過。而並生於天地之間也。蓋人之生也直。今頑讒而不直。是失其生理矣。雖生猶死。何足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與人羣居哉。苟無以教之。是棄其人而不得齒羣類矣。非聖人之心也。旣用三者之教。卽庶其知媿而能改矣。故使樂工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蓋言者心之聲也。其心莊則其言中於理矣。果如是。是能改者也。承之庸之。使有服在百僚。而聖人欲並生之心。始得以直遂矣。如其不改。是不可誨化者也。然後刑以威之。所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聖人豈輕於絕人哉。不教而殺。非聖人之本心。而欲與並生。乃聖人之初意。至此蓋亦無可奈何。所謂不得已而後刑之也。此足以見聖人忠厚之至。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德之所及者遠。故賢之所用者多。夫惟有聖德之君。自有以致多賢之助。故禹以頑讒爲難化。而惟恐聖德之未至。以爲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於盛德之中。如是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有帝臣之願。惟帝舉而用之。蓋無非可用者矣。彼頑讒之未化。豈足慮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聽言觀行者選賢之法。重賞酬功者。乃待賢之禮。選之之初。必求其言行相副。其法不可以不密。有功於民。則賞以車服。報之不可不厚。選之嚴。則僥倖無所容。報之厚。則爲善者知所勸。此聖世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人君盛德遠著。而足以歆動四海之心。選任有本。足以激勵天下之賢士。則人必□□濯磨以須矣。何必慮庶頑讒說之難化。而欲加之以□□。

躬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上言經理天下而遠近各有定制。下言□理□人而內外俱有成效。

聖人之疆理有內外之殊。而其成功無彼此之異。且聖人非徒疆理有其法。而統理又有其人焉。此其詳內略外。雖有不同。而其蹈行有功則一也。

迪朕德。時乃功。惟敍。臯陶方祇厥敍。方施象刑。惟明。

化行□下者。以大臣致治之功。故同列因得以明輔治之法。蓋□九功未敍之時。民救死不贍。何暇迪舜之德。今天下所以蹈行德教化成俗美者。皆以汝養民之功。順序之故也。□是而猶有頑不率教而不迪德者。則臯陶方敬承汝□□敍。方施象刑以懲之。使知遷善以遠死。蓋九功未敍。□民無以爲生。

其陷於放僻邪侈者無怪也。從而刑之。□罔民矣。今也六府修。三事和。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死無所憾。入孝而出弟。親親而尊尊。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於此時而有頑不卽工如苗民者。則刑以威之。非過矣。

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論聲樂感通之盛。蓋無幽明人物之間也。

樂一合一止。卽幽明人物無不感動。及其九奏之餘。而鳳皇靈瑞之物。亦爲之來儀。蓋樂至於九成。則聲之和至此極矣。感而至格。□鳳皇其感召亦至此極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惟能和難和之聲。斯能格難格之物。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先以畏天之意形於言。後以畏天之□□諸□。所謂言之不足而嗟嘆之。永歌之也。夫畏天命者。□無時無事而不□此□。故君臣當盡其責也。所謂喜者。喜於乘時□□也。所謂起者。起而乘時圖幾也。所謂熙□□乘時□□之效也。夫修人事所以保天命。元首股肱各盡其道。庶乎其可以圖天命而勿失矣。天下之治。自警懼而成。至歌頌而極。其歌頌之中而不忘戒勅之意者。非聖人不能也。

先述作歌之意。後形詠歌之辭。帝之欲戒勅天命。於時與幾。而歌之辭。乃無一語及天命者。蓋修人事。卽所以謹天命也。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與前題同。先述賡歌之意。後乃形而爲歌天下之事。當慎始而敬終。□之所存。敬之所存也。故元首而明。居上克明也。股肱而良。爲下克忠也。皆能以敬存心者也。夫如是。故事之興者有序。功之成者勿壞。庶事各以敬而底其所也。康者各止其所之謂。君臣能以敬爲主。念念不忘。則興者有以鼓舞之。□者有以核實之。使不廢天下之事。何莫不止其所。

書義主意卷之二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之治水。其急在於分別九州。然後其治功方有所施。不然。則渙無統紀矣。其隨山刊木。通道路以定高山大川。爲各州之疆域者。乃敷土之工夫也。蓋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莫非水。其可見者山而已。不隨山刊木。則道路無由而通。不因高山大川以爲疆界。則九州何由而可別。然禹別九州。非用私智。星土之法。已有九野。故在地者各有山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禹特因而別之耳。

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帝都乃治水所當先。故首冀州。壺口乃施功所始。故云旣載。由壺口而梁岐。由太原而岳陽。由覃懷而衡漳。又其施功先後之序也。先帝都而後他州。先壺口而後他處。相其緩急之宜。順其自然之勢。所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滌。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因水以別州。而疆域由之以明。水勢有所歸。而動植各遂其性。揚州之域。北至於淮。東南距海。蓋天下之勢。西北高。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地之東南。衆水之所聚也。有彭蠡焉。所以聚揚州上流之水。豬而爲澤者也。有三江焉。所以疏揚州下流之水。流而入海者也。故彭蠡既滌。而後隨陽之鳥得其所。三江既入。而後震澤之水底於定。止者鍾於澤。而無泛濫之憂。行者趨於海。而無橫流之患。豈惟動物得遂其性。篠簜之布生。草夭而木喬。凡植物皆得以遂其生矣。故因水所以辨州域。因物有以見水患之平。

淮海惟揚州止震澤底定。

天下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高者多山。下者多水。揚州居地之東南。其勢最下。衆水所歸。故北抵淮。東南距海。而州域皆因水以辨焉。州域既辨。就其中而論之。卽有所謂彭蠡者。滌上流以爲澤者也。有所謂三江者。疏下流以入海者也。彭蠡既滌。卽水有所受。而陽鳥亦遂其所居。三江既入。卽水有所歸。而震澤亦爲之底定矣。物得以遂其性。水得以循其道。而平成之功著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聖人度田土之高下。而爲貢賦之重輕。其取於民者。蓋有制也。揚州之土塗泥。故其田下下。賦出於田。而人力有修廢。故有錯法以通之。貢出於土地之所生。故取金三品而不以爲過。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珉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汎于江海。達于淮泗。

聖人度土田以爲貢賦。其歲貢必有其常。其入貢必有其道。無不詳書而備錄之。見其取於民有制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禹之導山。亦所以導水。蓋方洪水橫流。九州一壑。平地無可施功。其可見者山耳。故隨山刊木。以疏殺其勢。使蔽障通。衆無所壅。然後其流入海。而無泛濫之虞。及其平水土。出而成川。則濬川之功始可施。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涿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上不窮其源而下紀其入海。荒遠在所略。而內地在所詳。且其所折分合。皆隨其自然之勢。而未嘗強爲疏導。所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者。此之謂也。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此是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蓋上每州各言其所以。故此總之以九州攸同。則疆域有彼此。地勢有遠近。而平成之功。無遠近之分。彼此之間矣。謂之四隩旣宅。則不獨堯之降邱宅土。雍之三危旣宅而已。謂之九山刊旅。則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旣旅而已。河渭源於雍。江漢源於

梁淮水源於豫。既濬其源，則水之流者有所歸矣。荆之雲夢，揚之震澤，豫之荷澤，既散見於各州之下。至此總而結之，則凡水之止者，皆有所聚矣。黑水入於南，弱水流於西，江漢朝宗於東，今復總之以四海會同，則凡水無不會於一矣。此其作書之法也。故於山川澤皆以九言，因九州而言也。獨四隩不言九，以四海之涯言之也。夫近海宜爲水所漸也，今且可居，則遠於海者可知矣。

此蓋總結九州所載而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不可分上下截。前面逐州所載是撒色，此其撮總耳。

〔破〕天下之勢歸於一，天下之水歸於一。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止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破〕聖人之疆理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當聖化大同之日，正聖臣奏功之時。

甘誓

五子之歌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爲邦本，本固邦寧。

前王垂戒，夫長民者之不敢輕，蓋以民生之係於國者爲甚重，夫民所當重者也，而輕之，非前王垂訓。

之意矣。前王之有天下，凡以得民焉耳。故其垂教戒後人者，無他焉。亦曰民至愚而神可親，而不可疏耳。非民之不可疏也，以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不有以愛其民，未有能保其國者。前王之垂戒若此，爲後王者，不知所以遵而守之，其可哉。蓋太康不知道，乃祖大禹之訓，故盤於遊畋而不恤其民，以致失國。故厥弟五人，述大禹之訓以作歌，言皇祖之訓，非不昭如日星，爲子孫者，不能服膺弗失，而自底滅亡，亦復奈之何哉。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先王以盛德而君天下，其爲後世慮者，何其詳且遠也。而繼世以有天下者，乃不能紹其烈，得不深可歎也歎。昔者大禹以明明之德，爲萬邦之君，其德之所被者廣矣。猶恐天下後世有不得其所者焉，故著之典，則以示子孫，使後之人得以遵其成法，以爲治。存鈞石於王府，使後之人不敢變其定制，以厲民。夫其立經陳紀，而不遺於器數之微，則其所以爲後世慮者，蓋無所不用其極。其望於後人者，何如也。爲子孫者，世守之，雖以之長治久安可也。而奈之何有荒墜厥緒，而弗念如太康者乎。宜五子形諸聲嗟永歎而不能已也。

此題非是五子稱贊大禹，乃是感歎我祖憂深思遠，所以維持天下後世者，用意如此周備，豈不欲建千萬年治安之基，而我後之人，乃不能繼其志，述其事，一旦廢其成憲，自取覆亡，得不大可哀耶。故歷述其乃祖之用心，而感嘆之意，溢於言外，須如此作，方不失旨且活動，不然則死矣。前題亦然。

膺征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前王經國之遠猷。亦惟君盡君道。臣盡臣職而已矣。夫君臣不各盡其道。而能定安邦國者。蓋未之有也。聖人垂訓。豈不深切著明哉。其爲謀固顯然而有徵。以之保國。固有隆而無替。而其所以爲說者。卽非有它也。先王能恐懼修省。而謹天戒於上。臣人則奉法守職。而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德明明。而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於以保其邦國。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君知所以畏天。則臣知所以守法。故職修於下者。無或曠。而德成於上者。無以加矣。夫君之所畏者。天也。能恐懼修省。以謹天戒。則知所以畏天矣。臣之所守者。法也。能奉法守職。以有常憲。則知所以守法矣。君臣上下。各盡其所當爲。而在朝之百官。舉知修職業。以輔其君。內旣懷恐懼修省。以爲心。外得奉法守職者。以爲助。欲不爲明明后得乎。旣爲明明后矣。有不能保其國者乎。此先王之訓。所以明有徵驗。而足以保安其國。明而復昌。苟天不見異而警戒之意。荒入無法。家拂士而讒諛之人。至則德必將浸微而浸滅矣。故懼桑穀之祥。所以成大戍之中興。而無面從之臣。所以成帝舜之大聖。古之有明徵者多矣。夫君之所望於臣者如此。居其位而不知所以治其事。若羲和者。豈能免於先王之誅乎。

書義主意卷之二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必生聖人以治之。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言天之命湯不可辭。

上天所以賦予聖人以出羣之才識。蓋將擬之以君下而重其託也。則其誅暴止亂。豈聖人之得已哉。亦不過循常道以順天命耳。伐夏之事。衆人駭之以爲變。聖人視之以爲常。蓋既於天命所當然。則雖變亦常耳。

上天爲天下而生聖人。故聖人順天心以定天下。聖人豈有心於天下哉。亦順天而已矣。夫天錫聖人以智勇之資。豈私於聖人哉。萬邦待之而表正。禹服待之而纘承。是故爲天下而生聖人。而擬之以有

爲也。天固生之。聖人固得而違之乎。故今之伐夏救民。亦惟率循乎典常。以奉順乎天命而已。是故不得而不爲也。夫以殷伐夏。以臣易君。謂天下之大變可也。仲虺以爲率其常。何哉。蓋迫於天命。有不得不爲。夫旣不得不爲。是亦理當如此。雖變也。亦常也。果何慚之有哉。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是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慚。故推原其故。以見天之厚聖人也。固將擬之以有爲。聖人出而應天。固不得而不爲。須如此發明。其意方明白。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聖人之德。其可稱道者非一端。而其孚於人者。亦非一日矣。夫其有諸己者備。而後入於人者深。古之人有能之者。湯是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其律己何如其嚴也。德懋者懋之以官。功懋者懋之以賞。其處事何莫不當也。誠於好善。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勇於自治。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其寬也克寬。而不失於縱。其仁也克仁。而不失於柔。是其德周於身。舉無可議。而凡有耳者無不聞。有目者無不見。其信於人也有素矣。今之伐夏。夫孰不知其爲誅暴救亂。而豈有疑其貪富貴利天下者哉。湯可以無慚也。此是仲虺釋湯之慚。而歷舉其德之足人聽聞者如此。以見其孚於人也有素。人必不疑其爲篡奪。若使平時無可稱道。一旦出而稱兵伐國。雖家置一喙以自解曰。吾非圖富貴。人必不信矣。何慚如之。湯平時無所嗜好。惟以克寬克仁爲事。則今日之事。非圖富貴明矣。如是說得本旨明顯意活。

聖人所以取信於天下者無他。公以存心。厚以臨民而已。夫私意不以累其中。而官賞必求其當。善在人而不可忌。過在己而不可吝。其秉心一於公而已。及其御下。則居之以寬而不擾。行之以仁而不殘。其於德也彰於人之耳目。而不可揜。信於人心。而不可誣。湯之德所以足人之聽聞者如此。

惟王不邇聲色。止功懋懋賞。

聖人惟心不役於物。故其行事各適其宜。夫官其德而賞其功。非心無私累者不能也。成湯惟不近聲色。不殖貨利。嗜好不足以動其中。故於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舉無不當者焉。聖人之所以異於人。以其無欲故耳。大抵人心無所欲。則處事咸當理。譬之清水而無泥滓。以汨之。豈不能鑿妍醜哉。使君心一盡於聲色。則便佞者得志矣。溺於貨利。則聚斂者得志矣。

德日新。英邦惟懷。

君德無或間。則人心無不服矣。德之足以服人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成湯爲創業之君。故天下之所取正。亦後世之所取法者也。故當勉明大德。以建中於民。然中道豈徒然而立哉。外焉以義制事。內焉以禮制心。敬義夾持。則德明於己。而中建於彼矣。誠如是。則豈特有以爲法於天下。亦且可傳於後世矣。

湯之德固有諸已矣。固明矣。至此欲其益勉明之。使之有加無已。以之建中於民。使民有所視效。以稱

表正萬邦之責。然義理無窮而標準難立。已有未正。何以正人。故以義制事。則有以防之。事爲之著。勳無一事之不中矣。以禮制心。則有以謹之。念慮之微。而靜無一息之不中矣。以此昭德而德益明。以此建中而中可建。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豈特當世有所取正哉。將後世亦有所取法矣。此是仲虺勉湯處。其意在懋昭大德。使此心無息耳。建中於民非是效。是欲其立此中。到垂裕後昆。方是收效。

前兩句是欲其如此。中二句是實下工夫。後一句是言效驗。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善善惡惡。一循乎理之自然。此國家之所由盛也。夫忠良賢德。所以存者也。佑輔顯遂。以固其存。弱昧亂亡。所以亡者也。兼攻取侮。以推其亡。固存所以善其善。推亡所以惡其惡。善者存而惡者去。國其有不底於盛強者乎。董子所謂以善人居。猶長日益而不自知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當時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其於諸侯之國。推亡固存者多矣。仲虺亦因而勉之也。

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人君將欲善其後。必在謹其初。故凡天理之當然者。不敢違。則於天眷之無窮者。斯可必矣。夫人情孰不欲善終。以保無窮之天命。然始之不謹。而行事不足以當天心。是知所以畏天。能自終者寡矣。故欲謹終者。惟於其始圖之。圖之何如。有禮者封植之。昏暴者覆亡之。斯二者。天之道也。知吾惟欽崇乎。

天道而不敢渝。則天命之在前者。可以永保而弗墜。然則欲有終者。弗於其始圖之。可乎。仲虺所以爲湯勉也。

此題若平敍。散碎難作。今以下四句就釋上兩句。方有統紀。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正是謹之於平時。到永保天命。則是有終分曉矣。

湯誥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聖人念付畀爲甚重。故其憂民爲愈深。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聖人率諸侯以自新。旣戒之以其所不可爲。必勉之以其所欲爲。夫弃法度而縱逸遊。諸侯所不當爲。守常道以承天休。則因其所欲爲者矣。禁其爲彼而導其爲此焉。此成湯所以與諸侯更始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此聖人之所以君天下也。夫以一人而統理萬方。固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而君之不德。於民何責焉。而昧者弗察。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矣。成湯蓋深燭厥理者也。故其誕告萬方者。無它焉。以爲萬方有罪。皆予一人之所爲。而予一人有罪。豈汝萬民之所致。其責人也。恕其責己也。嚴。斯其所以有君人之量。而爲聖人之心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賦人以一定之理者天也。使民安於此理之有定者君也。夫上帝降衷於民。得此理以爲性。無過弗及。固有一定而不可易者。然民豈能悉由斯道而不戾乎。有聖人者出而任君師之責。抑其過引其不及。使之悉歸乎此理之中。而無敢過無敢不及焉。則能有以不失其常情。而克安於斯道矣。然則人君之於天下。豈曰治之云乎。修道以立教也。此其責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聖人不掩人之能。不隱己之過。惟聽天所命而已。其至公之心何如也。夫以一人而居天下之上。而不至以公存心。可乎。善者天所命。善在人。吾何敢蔽之而弗彰。罪者天所討。罪在己。吾何敢自恕而弗咎。其命其討。一聽於帝而已。無與焉。於此見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而不自知其尊且貴矣。夫人君執命討之權。操威福之柄。恆知有天之可畏。則可矣。否則妬賢疾能。憚於改過。將何所不至哉。

伊訓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紹前王之德。在謹其始。而謹始之道。以孝弟爲先。其本之立。在於親親而尊尊。其化之行。可以由近而達遠。

紹前人之行者。以謹始爲先。謹始之道。以孝弟爲重。孝弟也者。可由近而達之遠者也。故伊尹之訓太

甲拳拳於此焉。以爲今王嗣前王之位。必思所以嗣前王之德。惟於其始圖之。失之於初。未有能善於其後者也。然所以謹始者。不在乎它。求孝親以立愛。弟長以立敬。愛敬立於此。而孝弟形於彼焉。始於家。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矣。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前王有功人倫。其修爲舉無可議。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積累安得不艱。其大業之所由興。皆盛德之所致也。伊尹恐太甲輕易天下。故以前王創業之艱者告之。

太甲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降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前王修己以敬。所以得天下。大臣克相其君。故有以安天下。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大臣所以開導其君。曉之以物理。使知不可妄動。告之以事理。欲其有所待循。其忠愛可謂至矣。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人君居天位。仰有以保天眷。下有以結民心。幽則有以典百神之祭。使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

可以安厥位。苟敬不足而自絕於天。仁政弗施而結怨於民。誠意不足而鬼神弗歆其祀。則其去也可立而待矣。居天之位。不其難乎。誠不可以易而忽之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大臣畫一以告其君。言之詳者。望之深也。

咸有一德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

天求一德以爲神民主。而尹與湯俱有一德。以當天心。此固天意之所屬也。故能受天命以有九有。天命之所歸。亦人心之所向。商之所以得天下。豈偶然哉。要亦德足以致之耳。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任官必惟德。惟材。大臣必才全德備。若此者何也。蓋以人臣之職。爲上欲輔成君德。固不可非其人。爲下欲撫安生民。亦不可非其人也。審如是。則於選用之初。安可以或輕。必難之慎之。使小人不得以才進可也。既得其人之後。所以待之安。可無其道。必惟和惟一。使君子得以行其志可也。始也防之嚴。恐用非其人。終也待之誠。恐有人而不能竟其用。如此。君民有所託矣。

惠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

始焉德必取諸人。而後有以爲一己之善。終焉德有諸己。而足以感乎人。則宗廟享之。兆民賴之。而有以爲神人之慶。上言修德之由。下言德成之效。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大臣之致其事。固不敢專乎己。大臣之去其位。尤不敢忘乎君。古者大臣不幸而遇難處之時。以一方而任天下之寄。一旦其君可以卽政。於是悉致其事。以其政而復之君者。是固不敢專也。然其欲退而猶懷依依之心。爲之深戒不已者。是又不忘乎君也。大臣之愛君。又豈以進退移易其心哉。其進而在朝。則必盡其匡輔之責。其退而在野。亦必盡其忠愛之心。大臣之愛君。蓋不以進退而異其心也。

盤庚

說命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前述得說之由。後載命說之語。況爲帝之所賚。其出也有以異於人。況爲高宗之所資。其意欲有以輔乎已。

此題首尾高宗之言。而中間一段。乃史臣所紀。恐難出題。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取諸物以喻其臣者。其望切。取諸天以喻其臣者。其望深。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小大之相維。尊卑之相統。皆天道之自然。古之明王。奉順天道。分天下大之爲邦。小之爲都。統之以天子諸侯。承之以大夫師長。以尊臨卑。以下奉上。令行而禁止。求得而欲從。若此者。豈有它哉。蓋非以下奉一人。而欲以一人治天下者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惟至公。故聰無不聞。而明無不見。聖人法天。視聽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從治矣。

〔破承〕 聖人能有以法天道之至公。則能有以合人心之大公。蓋天理之所在。人心之所同也。聖人之心。既不能違乎天。則臣民之心。又豈能違乎聖人哉。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人君於事幾之所當審者。惟能致戒而心無所蔽。則能致治而政無不美。蓋事幾所在。必當預防。苟不戒之於早。察之於微。則必無以防未然之患。而又何以成將來之休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君以言之可行者美其臣。臣以言在所必行者望其君。見古之君臣以躬行踐履爲貴，而不徒以虛言爲足尙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人臣之職，莫大於格君心。志者心之所之，而未形於事者。於此當先有以制之，不可使之偏於一。故譬之作酒醴，資麴蘖。作和羹，資鹽梅。皆調和醞釀於作之之初，而不在於未成之後。故正君亦在臣正於未動之先，而不在矯正於事成之後。此所以謂之訓志而必資其交修，而不可或□也。資臣以格心，其說爲正，詳篤信力行，其自任爲甚確。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學必有本以致其末，能篤信深念，而積道有諸己，教人所以居學之半。始終無間，而後德修於一身。

〔破〕學由謙勤而有進，既覺所得之充，學兼始終而無間斷，有自然得之妙。惟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破〕學無間於己，既有自得之妙，法無愧於前，斯無自用之失。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述前人自任之重，故功烈有以通乎天。勸大臣盡事上之忠，庶有以匹休於前人矣。

大臣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既俾其君功格於上天。後王以輔君成德之責命臣。必欲其臣匹休於前人。蓋先王所以致功業之隆者。實以其臣能自任以天下之重。則爾臣今日之事我者。其可不以前人之事先王者爲心。而思與之同其休美哉。

惟后非賢不乂。止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述君臣相遇之難。賢君固欲資臣以繼一代之善治。盡臣下事君之敬。大臣必欲以己而承一人之美意。

書義主意卷之四

周書

秦誓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聖世之有天下。豈偶然哉。亦惟前王有盛德。足以基大業耳。天鑒代殷。莫若周。周之德。莫若文王。文德之昭被。同乎日月之照臨。語其遠及。則光於四方。論其尤著。則顯於西土。蓋文王肇國在西土。故尤著於所發之地也。德之昭明如此。則至矣極矣。不可以有加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始於漢南四十國之歸。中於天下三分。其有二。終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多方之大受。非周其誰受之。論德之著。而曰惟我文考。於以見文考之外。無餘人。受多方而亦曰惟我有周。於此見非我有周。蓋莫能受。武王於誓師之際。語其與邦之由。而一則曰惟我。二則曰惟我。於以見聖人初無心於得天下。而天下自不能不歸心於聖人也。

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

牧誓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原國都之所由建。推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後王成功之大。昭乎其不可揜矣。周之邦土。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勳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小大之國。畏口而懷德。其成功爲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劉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未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當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歷敍其興王之故。以告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致治。能盡其所當爲。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夫無爲必本於有爲。苟於其所當爲者。或不力焉。欲以不勞而成功。難矣。昔者史臣於武王克商之後。歷敍其致治之由。列爵分土。而大小相維之制定。建

官位事。而任賢使能之道得。重民五教。使人知親親而尊尊。重食喪祭。使人知養生而送死。然後惇信明義以勵俗。崇德報功以獎善。則其於致治之方。蓋已無所不備矣。武王於此。果何事之可爲哉。固宜其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然則無爲而治。不基於有爲可乎。致治之要。備舉而無所遺。故可無爲而治矣。蓋天下之事。當爲者不得不爲。能爲其所當爲。則自無事之可爲矣。天下之大。土宇之廣。而欲以一人理之。不可也。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使各私其土。各子其人。而大小可以相維。遠近可以相制矣。封建行而所任者非聖人不可也。故建官必惟其賢。位事必惟其能。而統理者又有其人矣。綱紀既定而政事得以行乎其間。於是重民五教。使人知所以愛親敬長。重食喪祭。使人知所以養生送死。惇信明義。有以率之於其先。崇德報功。有以厚之於其後。凡其所當爲者。蓋已無不用其極矣。雖欲有爲。亦將何事之可爲乎。垂衣裳而天下治。蓋不待未明而求衣也。拱手而天下治。不待胼手而胠足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斁。○其禮專。其辭婉。

聖人不得天下爲樂。而以治天下爲憂。武王以十三年伐紂。卽以其年訪道於箕子。汲汲焉不敢少暇者。蓋知得天下之難。未若治天下之難。故其心不遑寧處如此。訪於箕子。乃與之言。非敢召而問之。其屈己以下賢。蓋將虛心以求道也。天之於民。默有以安定之。所以輔相保合其居止者。皆非有形迹。

之可求。彝倫之敍。固有所不知也。聖人亦豈真有所不知哉。退託於不知。見其求道之無已也。孟子云。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聖人因洛書之數。演而爲洪範九疇。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於此矣。

又

聖人因洛書之數。而敍洪範之疇。所以明經世之大法也。夫自初一至次九。數之出於天者也。自五行至福極。疇之敍於人者也。出於天者。以奇偶相間而爲九。敍於人者。以天人相因而爲九。數形而理以寓。範演而理遂明。然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是又居其中者爲之要。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故洪範之五行。卽虞書之六府。養民之具。無先於此。故九疇以此先焉。語其質。則曰水。火。木。金。土。辨其性。則有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之異。別其味。則有鹹。苦。辛。酸。甘之殊。反覆備舉。論至於味而後已焉。固以其爲民用之所急也。

又

論造化之綱。則一言而有餘。推造化之蘊。則累言而不足。夫造化以五行而備。故明疇者以行爲先。所以居一也。五者非他。水火木金土而已。潤下炎上。其爲性有不同。作鹹作苦。其爲味亦不一。五者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者。政以其五味之養人。不容有一之或缺。所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者。是也。故於民用也大矣。

曰者自然而然。作者成於用力。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之所當從事者。肅又哲。謀聖而肅。又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原於貌言視聽思。君子之論。所以自源徂流。必要其極而後已。欲人知所以修己也。曰者自然而然。有物必有則也。作者出於用力盡性。而後可以踐形也。

此題大抵與前題相似。皆重在第三節。鹹苦酸辛甘者。民生日用之所急。肅又哲。謀聖乃盡性踐形之極功。然肅又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出於貌言視聽思。曰者出於自然而然。其作之則存乎其人而已。五者在人所當從事者此也。故謂之五事。明疇者必究極而言之。其意固有在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有物有則之理出於天。而盡性踐形之學由諸人。故貌之必恭。此天也。而充之以作肅。則係諸人言之。必從。亦天也。而充之以作乂。則存乎其人焉。至於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充之以作哲。作謀。作聖者。亦如之。蓋謂之曰者。自然而然。所以明其理之出於天也。謂之作者。係於用力。所以明夫學之由於人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得是氣爲形。而有貌言視聽思。必得是理以爲性。而爲恭從明聰睿。此固其於賦予之初。而爲衆人之所同。若其由恭從明聰睿。充而極之。以爲肅乂哲謀聖。此則成於修爲之後。而爲君子之所獨。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政有緩急。故序有先後。食貨以養生。祭祀以報本。司空度地以安其居。司徒敷教以成其性。司寇司刑以禁其奸。好會則有交際往來。不承則有征誅侵伐。急者在所先。緩者在所後。

又

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非一端。而其事不能以無緩急。故其序不容以無先後也。禹第洪範。位八政於次三。箕子推而明之。揭其綱於先。詳其目於下。而聖人所以經理天下之要。備於此矣。食貨以養生。祭祀以報本。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故以此三者爲先焉。司空度地以安其居。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司徒敷教以成其性。教之而有不承。則必假刑以輔之。故司寇掌禁以治其奸。其爲民慮也。悉矣。然猶未也。又爲之賓以待諸侯。爲之師以討叛伐逆。蓋順柔者接之以禮。所以示勸也。強梗者震

之以威。所以示懲也。聖人之治天下。果何所不用其極也哉。其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蓋不容有一事之或缺也。然聖人之治。使家給人足。而禮教興化者。此聖人之本心。至於從事於威武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兵以不得已而後用。此所以獨居其末也。既知其事之不可缺。又知其序之不可亂。則於爲治也。其庶乎。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一疇居中而王道明。一人在上而王道立。人君以身立教。有以溥盛福而無間。則天下由聖人之教。相與守正道而不踰矣。

又

君子卽中數以明皇極。惟吾道立於上。既有以福斯民之無間。則斯民興於下。自有以守斯道於無窮矣。建極在聖人。保極在天下。箕子別於五皇極之疇。而極論之。夫別於次五者。皇極之疇。建其有極。人君之責。明疇之君子。揭其名於先。爲詳其爲實於下。夫豈無意哉。人君以身立極。斂五福以錫庶民。使天下之人。無不被其賜。則斯民由嚮化以獲福。咸相與保君之極。而一人之德教。雖歷久而長存。民之極。非君無以建。君之極。非民無以保。君民相與之盛。惟於曰皇極大明之世見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有猷有爲有守。與不協於極。不罹於咎。此生質之美。可與爲善者也。故當念之愛之。及其徵於色。發於聲。則其踐履有足觀者矣。於是而錫之以福。以養其爲善之心。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蓋其錫之以福者。卽前日念之愛之之人。而終焉惟皇之極者。卽始焉有猷有爲有守。與夫不協于極之民也。

又

聖人納民於善。而其道無不周。人才服君之教。其效無以異。夫人品不同。聖人委曲而造就之。無所不用其極。此所以無一人自外於聖化者。是故庶民之中。而有爲有猷有守者。則念之而不忘。於其不協於極。不罹於咎者。則受之而不拒。於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者。則錫之以福。養之有其道。鼓舞之有其方。各因其材而篤焉。是人也。昔者則爲凡民。今則惟皇之極。而皆爲善人。吉士之歸矣。豈一人自棄於聖化之外者哉。所謂皇極無棄人者。固如此。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

人才勉之以爲善。固求以善其國。必資之以爲善。而後有以善其身。蓋非賢才無以立邦家之基。非重祿無以爲賢者之勸。聖人立極。所以不能不致意於有位之人也。夫在位者而旣有能矣。有爲矣。是固異於人矣。然未可自足也。必使之善羞其行而已焉。則國勢由之而盛矣。然使祿不足以給其求。則飢寒之不恤。而何暇治禮義。凡厥正人。旣富之以祿。而後可責其爲善焉。正人者在官之長。舉其長言之。則其他可知矣。孟子有言。民有恆產則有恆心。必仰事俯育有所資。養生送死無所憾。然後驅而之。

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嗚呼。豈獨爲民而然哉。雖有位者。亦莫不然也。聖人審國勢而察人情。知國無仁賢。則不可以爲國。賢無所養。則不可以爲善。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曉之以人君大公之道。所當由。必示之以人心固有之天。不可失。聖賢反復歌詠。以感發乎人之心。無非欲其知所以遏人欲。存天理而已。是故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者。戒之使毋生於心。而所遵者王道。王義王路而已。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者。戒之使毋害於其事。而所知者王道之蕩蕩。平平。正直而已。斯世斯民。絕一己之私者。而舉由乎大公之道。所以禁止開導之者至矣。然猶以爲未也。又繼之以會其有極之說焉。蓋道曰王道。徒知教出於君。而不敢不遵。極曰有極。則知理本固有。不容不會。且歸之矣。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人君立教。則推原乎天。庶民由其教而有得者。則歸功於天子。蓋教雖出於君。而理則原於天也。

又

人君代天立教。一皆本諸天。庶民由教有得。則必歸功於其君。蓋理不出於天。則聖人無所爲立教。教

不立於君。則民亦何所視效以復其性哉。故爲之君者。知有天而已。而爲之民者。亦知有君而已。惟其知有天也。故極之敷言。不以爲己之言。而是彝是訓。卽所以爲帝之訓。惟其知有君也。故由乎敷言之訓。以近乎天子之光。則必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凡尊君親上之不能已於言。政以其是彝是訓之同乎帝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斯民能率教而不自絕於其君。故斯民有言以歸功於其君。蓋率教者民。而主教者君。君有覺其民。則民有以頌其君矣。夫以庶民之視天子。蓋不勝其懸絕也。求以近天子之光。豈不難哉。今也庶民於敷言之訓。遵而行之。以復其性。而天道德之光爲不遠矣。夫以平時企望聖人而不可及。一旦由其教以得之。其歡欣悅懌之意爲何如耶。謂天子作民父母。以見其恩育之功不可忘。謂天子爲天下王。以見其君長乎己爲甚至。凡其尊戴之念。孰非得之覺悟之餘。觀民之所以歸功於君。而知建極之君。其有功於民者固如此。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夔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論三德者。舉其綱。詳其目。審其施。而治道無餘蘊矣。

又

治道不可以端名。在施之各當其所耳。蓋天下之治。有經有權。正直所以御其常。此治之經也。剛柔所

以應其變。此治之權也。是豈可以一端盡哉。德之所以有三。而三德所以敍之。次六也。平康之世。則御之以正直。蓋無所事乎剛。而亦無所事乎柔也。然氣稟之偏。習俗之蔽。而不能無太過者焉。不能無不及者焉。一以正直御之。固有所不可者矣。故強弗友。剛克。剛以克其剛。變友柔克。柔以克其柔。沈潛剛克者。以剛克柔。高明柔克者。以柔克剛。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以制其過。引其不及。使歸於中道而已。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任占者必得其人。事占卜者必有其道。觀諸稽疑之疇。可見矣。稽疑者何。有疑焉而決之。以卜筮是也。然其理精微。而其事重。豈衆人所能與哉。故必慎擇其人而建立之。乃所以命卜筮也。然則任占者非得其人可乎。稽疑之設。所以慮人事之有過差而推衍之者也。卜以衍忒。其兆有五。曰雨。曰霽。蒙。驛。克是也。凡此七者。而用各不同。卜筮者於此稽焉。則凡人事之吉凶得失。瞭然而可決矣。然則事占卜者。不有其道乎。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聖設蓍龜者以同患。故決吉凶者宜從衆。夫聖人卜筮之設。豈徒哉。卜之兆有五。占之體有二。其目有七。而用各不同者。蓋惟懼人事之或有過差。故假此以推之。使人各有以先見其吉凶。而爲之趨避。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誠如是。則斷其凶者以決其趨向。惡可偏聽一人之論而不審哉。故司卜筮必三人。至其占決。則以二人之言爲斷。蓋善均徵衆。此不易之論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夫揆

之於心而不能無疑。則行之於事不能保其無忒。故爲之卜筮以決之也。記所謂大事卜。小事筮。是也。然謀及卜筮。訊之一人足矣。必使三人參決焉。聖人之慎重於舉事何如哉。且占卜之用。不言取吉而止。言衍忒。則聖人之心未嘗惟利之是圖。亦惟恐其有過而不知覺耳。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不可不慎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上。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爲謀則先於人。決疑則先於神。是無不同則無不利矣。蓋神者龜與筮也。人者卿士庶民也。己有所疑。始則謀之於心。次則謀之於人。而謀之龜筮者。謀主於人故也。己有所疑。始則協之於神。次則協之於人。疑決於神故也。

汝則從龜從筮。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事決諸人而無不協。則福集於國家者爲有餘。蓋舉事而合乎至公。此福所由以集也。是故國有大疑。內斷諸心。而吾心以爲然。謀之著龜。而著龜以爲可。參之卿士庶民。而卿士庶民以爲當。是幽明人已舉無異議者。其順天理合人心必矣。慮事如此。果焉往而不獲福哉。身之康強宜矣。且非徒福萃於一身而已。其餘慶延及於子孫焉。吉孰有加於此矣。苟惟命之著龜而不我告。猶參之臣民而甲可乙否。乃則斷行之。其輕舉妄動。悖天理。拂人情。禍敗不旋踵而至。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吾身之不免。子孫云乎哉。然則能定莫大之謀。而有無窮之福者宜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天道之驗非一。當其可之爲難。天道之應無乖。驗諸物而可見。夫庶徵者何。卽天道以驗人君行事之失得耳。徵諸雨可見也矣。而暘獨非可徵者乎。驗之燠可見矣。而寒與風獨非可徵者乎。其所徵者固非一端也。然其要係乎時與不時而已。時也者。其可之謂也。苟五者備而無或缺。又各以敘而應其時。則其應將何如哉。吾見庶草皆爲之蕃廡而豐茂。其物之微者如此。則其它固可知矣。大抵天道之逆順。固推之物生而可知。然動物不足以見。惟植物以天地爲父母者。其榮悴開落。足以驗天地之氣逆順。爲何如。而植物之中。惟草爲脆弱。易榮而易悴。尤足以見燠寒雨暘之時與不時焉。故特以庶草言之。

旅獒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人君由謹德以膺常貢。卽所貢以頒諸侯。則予者非所輕。而受者不敢褻矣。夫古之明王。以慎德之故。四夷所以賓服。方物所以畢來。然無他玩好也。惟服食器之常耳。然亦非敢私之以爲一己之奉也。昭之於異姓之邦。使無替其職。分之於伯叔之國。以益厚其親。其所以頒賜。旣皆一人盛德之所致。則人亦豈敢輕其物。而不以德視其物乎。夫方物而惟服食器用。其受之非無名也。頒賜而使修職展親。與

之非無故也。君以德致之，而臣亦以德視之。德之不可亡也如此。

下截一題破云：人君之所以賚侯國者，雖有親疎之不同，諸侯之所以重君物者，無不同。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破〕人君之所以賚侯國者，雖有親疎之不同，諸侯之所以重君賜者，無不同。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大臣致其重歎之辭者，所以恐人君之或怠。大臣致其防微之戒者，所以恐盛德之易虧。古之大臣，何其善於戒君歟！謂夫爲君者不可一息之不勤，一節之不謹，一息不勤，則怠慢之心由茲而啓，一節不謹，則盛大之德由此而虧。故吾心雖勤，而於或者之間，尤所當謹。吾德雖大，而於一節之際，尤所宜防。

金滕

大誥

微子之命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聖人備盛德於一身，故能膺天眷而濟生民，而天下後世無不被其澤者。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賢者能繼前人之緒而有其德。故人君美賢者之德而尊其位。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宏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賢君之命諸侯。因戒勉之辭而致期望之意。其忠厚之意可見矣。

康誥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聖人尚德而不任刑。其實既不可掩於人矣。故聖化由近以及遠。其終有以格乎。天昔者文王知德所當明也。而能明之。罰所當謹也。而能謹之。於鰥寡則不敢侮。而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刑其所當刑。其行事之實。有以暴著於民而不可掩。故始焉造我區夏。次焉修我有邦。終焉怙冒西土。聖化之行。自近及遠。而卒聞於上帝焉。始焉德有諸己。而爲民心之所歸。終焉德刑於人。而爲天眷之所屬。聖人之有天下。豈偶然之故哉。

有敝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刑之輕重有秩然之敝。用刑者必大明之。使輕重不紊。以親其民。則民知所畏而勉於和矣。刑固不可以不明矣。而心尤不可不誠。夫去惡如去病。是誠於去惡者也。故民皆知惡不可畢棄咎。保善如保赤

子是誠於好善者也。故民皆知向善而安於治。

酒誥

古之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盥，當於民盥。

人雖自見者，不必觀於物，必也觀於人。觀於物則但見妍醜，觀於人則己之善惡。事之是非，無不盡見之也。昧於妍媸，特不能見吾身之容貌，昧於得失，則無以知吾身之善惡。妍醜可以不見，而善惡不可以不知。若是則何藉於物而不觀於人哉！以彼所言之是非，而驗我所行之得失，彼所非也，從而改之。吾因彼而後正我之所非，彼所惡也，從而更之。吾因彼而後覺吾之所以失，我之所行，我不自知之，而人實知之。

梓材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苗，惟其陳修，止惟其塗丹雘。

人君能勤其所當爲，大臣當勉其所未至，其取諭之詳者，蓋其責望之深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止庶邦丕享。

前王以明德而懷諸侯者，其化遠；後王遵成法以懷諸侯者，其效同。蓋明德者，人之所同得也。前王既以此而懷來諸侯，使之有所視效，則後王之欲懷諸侯者，其可不以前王爲法哉！

皇天既付中國民，止用懌先王受命。

上天欲民之有所託。既付前王以立國之基。後王化民而無所拂。斯可慰前王得國之意。

書義主意卷之五

周書

召誥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化民必先乎臣。使之相觀而善。化人尤必謹其身。使下觀而化。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君臣憂勤。以期享國之永者。必在乎以民心爲天命也。

洛誥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隆報工之禮。所以激勵其臣。使人有所勸。又明視紀功之書。以觀法羣臣。使人有所法。蓋紀之者。以至答其既往。則視之者。以垂訓於將來。其所係者甚重也。夫有功而上不知。則人無所勸矣。今王命紀功宗。將論功以作元祀。所以報之如此其厚者。豈有它哉。故將使之厚輔王室耳。然紀功載籍。非人君所得私也。必以大示羣臣。使知功之高者不可抑而卑。卑者不可增而高。則人知所以自勉。而樂於趨事。

赴功矣。此不教之教也。

又

大臣啓其君報功之祀。不惟有以期於人。又必有以盡諸己。夫報人之有功。固可以得人之盡心。然報之不得其公。則人亦將視傲而出於私矣。在人則期其盡忠以輔己。在己則責其盡公以示人。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茲祀。

臣有以盡其職。而功在於國家。不可掩。則君得以安其道。而誠尊於祀事者。無間矣。蓋臣勞則君逸。皆自然之理也。而況有盛德之臣。如周公者乎。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亦云至矣。然且旁作穆穆和敬之容。隨寓隨著。而無有方所焉。故其於方來治平之休。益迓續而不止。文武所勤之教。咸振舉而不迷。予冲子夫何爲乎。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意。如此。

多士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觀天之所眷乎君。君之以奉乎天。而天人相與之際。爲可識矣。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上則總言惟君子能所其無逸。其下申言其故。凡君子之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以其嘗力涉民事。而先知稼穡艱難。然後處於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知小人之依。自不能不所其無逸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上是歷敘中宗無逸之實。下言其享國永年之效。

餘題多有凶惡字樣。必不出。

君爽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大臣以己之所聞。而歷述前代聖賢之臣輔佐之功者。勉同列以匹休於前人也。古之大臣。何其勉同列之至歟。謂夫前代聖賢之君。其所以成功之小大者。皆賴夫聖賢之臣以爲之輔。則夫居今而輔君者。又何可不以昔之君臣有期歟。此大臣所以述己聞而致其拳拳之意也。雖其成功有小大之異。而此六臣者。皆能佐君致治而功及於後也。爲君爽者。可不思所以匹休於前人。而遂欲告老而歸乎。

又

有一代興王之君。必有一代興王之臣。不以創業守成而有間也。周公留召公。而歷舉商六臣之烈。蓋

將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君臣相遇。其才德未必皆同也。才德未必皆同。而皆可致治。或以聖輔聖。或以賢輔賢。或君聖臣賢。或君賢臣聖。是皆未可必也。而其治效之淺深。皆可得而驗。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者也。故能格於皇天。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者也。則能格於上帝。太甲之保衡。卽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於皇天。佐太甲則有保安衡平之功。天則大而無外。帝則主宰之名也。言天則帝無不在。言帝則天有未盡。此聖賢治效所由分也。然周公特爲留召公發耳。固非屑屑於是也。公意亦曰。君奭我周之保衡也。我周之伊陟臣扈也。我周之巫咸巫賢甘盤也。輔成王而爲聖。則格於皇天者。固可期。輔成王而爲賢。則格於上帝者。亦可致。召公之賢。周公之所不可無者。又況成王幼沖。撫艱危之運。有覆巢取子之禍。蓋凜如也。茲爲何時。而召公獨欲遠引自安乎。周公獨勤。固所不可辭。成周宗社之重。有非一才所能支。一德所能維持者。我之所聞於昔。所以致治。何莫非人臣叶贊之力。虞夏君臣。故不暇遠舉矣。有如昔商之世。湯之受命。太甲繼世。若太戊。若祖乙。若高宗。莫不有賢聖之臣。以成一代之治。君奭獨不聞之乎。商之於周。固未遠也。我之所聞於昔。豈惟我聞之。亦君之所素聞者。聞我所聞。獨不惻然興念乎。必爲湯之伊尹。而格於皇天。使周之天命益以固。可也。爲太甲之保衡。保安治。平使周之治道。穆穆迓衡。可也。爲太戊之伊陟臣扈。格於上帝。使周之定命。足以昭事上帝。而聿懷多福。可也。保乂王家。使周之宗社。屹然而奠安。如巫咸之佐太戊。訓誨輔翼。使成王之德昭然。如甘盤之於武丁。亦可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得天眷之篤。故其國多賢才。得衆賢之助。故其君足以取信於天下。蓋人君鼓舞天下。在於得賢才。而賢才衆多。由於得天眷。觀於有商可見矣。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前王屬望於大臣者。欲其有以爲民之表。尤欲其有以受君之憂。

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大臣協力以事人君。而致其已然之効。尤當勉力以紹前王。而成其未至之功。

蔡仲之命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諸侯能修政而善鄰。則上焉有以蕃屏王室。次焉有以親睦同姓。下焉有以乂安下民矣。夫王者之建諸侯。故將以此三者望之也。使爲諸侯者。國家閑暇。則般樂怠傲。而不知所以明其政刑。朝聘不修。而不知所以親睦鄰國。

多方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大臣之告君。致敬以盡其誠。歎嗟以動其聽者。唯欲其君審於用人。不以職任尊卑而有間耳。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大臣言必徵諸古者。蓋以君當可爲而有爲。臣必可言而後言。其致謹於得人爲何如也。

〔破承〕 人君能急於求賢以事天。故大臣必慎於進賢以事君。蓋人君求賢。所以爲大臣進賢之地。而大臣進賢。所以副聖君求賢之心。苟事君之道盡。則事天之道亦無有不盡者矣。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破〕 大臣審於取人。而得其爲人之實。故能敬於告君。而陳其爲君之實。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官有尊卑內外之殊。其得人無內外尊卑之間。此可以見周室人才之盛。蓋莫大過於文王之時矣。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聖人不肯不侵臣職。而惟知責成臣下。故凡有司所司所守。聖人不以累於其心。夫君道逸而臣道勞。

故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皆未嘗有所兼，惟訓勅有司牧夫之用命及違命者耳。蓋賞罰之柄，人君之所執，而有司之事，文王何敢與知焉？任人之專，於此可見。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爲治之道，莫急於用人，凡其任重而責重者，明以察之於其先，專以任之於其後，可也。是道也，豈惟可行於今日，故可以遵守於無窮。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

人君能奮揚威武，有以服天下，則其可以無愧於前人。夫天下之大，海表之廣，皆神禹所嘗疆理者，而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其耿光何所不至？武王一怒而安天下，其大烈亦何莫不有？先王包舉宇內，一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後之以削弱不振而不能守成，則豈不遏佚前人之休光，墮前人之成烈。

書義主意卷之六

周書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賢君能有以服天下。必內有以正朝廷。故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前代設官以圖治。其效無不同者。以前王爲官而擇人。其心無以異故也。夫成治效者。豈係官之衆寡哉。亦要於得人而已耳。吾歷觀諸古。而有得於唐虞夏商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至簡也。然有百揆四岳以總治乎內。州牧侯伯以總其外。故庶政和而萬邦寧。夏商事繁。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若此者。豈有它哉。以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唐虞以得人而致治。夏商亦寧不以得人而成治功乎。

觀前代之致治。皆由於設官。當知聖主之爲治。莫急於得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繁簡雖不同。而體統

惟不紊。故庶政和。萬國安。其治效無不同者。致治之故。原於設官。審矣。然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亦要於得人而已。蓋惟官得其人。此治效之所以不可及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破〕立大臣之任。參贊者。其才難。立大臣以輔參贊者。其責重。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觀王者之設官分職。而天下之治。無不舉者矣。夫天下之治。總於六卿。其設官之名既殊。而其所掌之職。又安有不異者乎。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臣之事君有其禮。君之馭下有其權。予於時巡。述職之各以時見之矣。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人臣之分職。雖不同。至於敬謹以盡其職。至公以服乎人。其爲道蓋無以異也。故成王訓迪厥官。於其卒也。合尊卑小大同訓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

惟煩。

此題不甚體面。若作只是戒勉之意。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破〕賢君勉衆臣以功業。既欲其知所向而無怠。尤欲其審所行而無疑。

君陳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至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前人既有功於民。而有以得人心。後人唯謹守其法。則足以成治效。昔周公師保萬民。蓋深有功於殷民者。故民懷其德而不能忘。君陳往而繼周公之後。豈必更張改作。而外立一道以治之哉。亦惟謹汝所司。率循常道。以懋昭周公之訓。便常如周公之存。則民將不勞而治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民性雖遷於物。而終有可化之機。人臣以身立教。則無不變之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者。民之生本自厚而不薄也。其有不親不遜而流於薄者。非它。遷於外誘而失其正性耳。雖違上所命。而言教有所不行。終從上所好。而身率固無不可爾。臣以化民爲職業。夫豈有它哉。惟敬五典。而以教化爲先。必在德而以躬行爲上。誠如是。則己正物正。上好下甚。昔之遷而薄者。今皆變而爲厚。始末之世。升而爲大道之時。化成俗易。與隆古黎民於變時雍者。無以異矣。

顧命

康王之誥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君盡君道。而臣又盡臣職。其德著於下。而功格於天。天所以順聖人之道。而重聖人之託也。康王此言。蓋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畢命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大臣有盛德成功。則人君可以無爲而治矣。昔者畢公以盛德而又能勤小物。其修諸己者密矣。弼亮四世。其忠於國也久矣。故正色率下。而無不敬服其言。以德足服乎人也。休嘉之績。多於先王之世。以其不懈於位也。德望著於人。勳勞著於國。則爲之君者。復何爲哉。固可垂衣拱手。以仰其成績而已。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爲化誨殷士而設。殷之庶士。席寵惟舊。其資富矣。苟無以訓之。則驕淫矜誇。將由惡終。何以使之全。其性命之正。而不至天遏。以戕其生哉。然訓非假於它也。訓之以德。使無致以蕩陵德。訓之以義。使無至於怙侈滅義。此蓋人心所固有。亦其所同有。衆人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也。以是爲訓。訓莫大焉。然是

道也。古人有行之者矣。稽諸古以爲訓。則民曉然知所趨。知由德入。則可以壽。將自不懈於用力矣。豈有無徵不信之患哉。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治政治。澤潤生民。

〔破〕治道足以繼前人。則治效足以及天下。

君牙
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上言施教之方。下言立教之本。夫五典者當宏以敷之。民則者當敬以和之。爲司徒者其責固當如此。然而身教者從。言教者訟。身正則罔敢弗正。心中則罔敢弗中。與其以人治人。曷若以己繩人之爲易也。以其有常。則謂之典。以其一言。則謂之則。以其無所偏倚。謂之正中。其實一也。旣中且正。則民不期而和。五典不期而自敷矣。

又

施教固有其方。立教必有其本。夫五典則宏而敷之。民則則敬以和之。爲司徒以設教。其法固當如此。然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所謂敷五典而和民則者。豈有他哉。不過恐其過中失正故耳。爾身克正。而所履無邪行。則人孰敢不出於正。爾心果中。而所存無邪思。則人孰敢不中。然則以己率人。又所以爲立教之本也。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前王功德兼隆。所以垂後者。已無所不用其極矣。人臣謹守成法。則其施之政治。亦安往而不得其當哉。夫以文顯於前。有莫大之謨。武承於後。有莫大之烈。其功德可謂各口其盛矣。啓佑後人。咸正罔缺。其於子孫長遠慮寧。有未至者乎。爲大臣者。不在乎他。惟敬明乃訓。毋得昏迷。使文武之道。不墜於地。則用以奉順乎先王。用以對揚文武光命。用之以追配前人。將無施而不可矣。

罔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太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古之聖君有衆賢之助。而尤資其助於近臣。故不惟有以善其身。而又有以善天下。夫以聰明齊聖如文武。則其德已盛矣。小大之臣咸懷良忠。則賢者聚於口矣。若無所待於近臣之助也。然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爲足。而不致意於擇人。故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其辟。薰陶漸漬。助莫大焉。是其出入起居。則無有不欽。發號施令。則無有不臧。其言動舉無所議。下民爲之敬順。而萬邦咸底。又安天下之太。亦無不被其澤者焉。近而有以善一身。遠而有以善天下。是則得人之助。與爲多焉。爲人君者而不慎擇乎近臣。固不可也。

呂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彛。

德以感之於先。刑以輔之於後。不然。則民不見德。惟戮是聞。非聖人先德教後刑。□□矣。古人刑□之設。□豈其然。其君穆穆以在上。明明以在下。君臣合德。昭著於四方。下觀而化。惟德是勤。固其宜矣。夫然後明於五刑。使無失之過。以治其民。所以然者。刑以弼教。輔其常性。所不可廢也。夫豈恃之以求逞哉。

又

古者聖人先德教而後刑罰。示之以身率之教。而人無不化。然後明刑以輔之。蓋刑爲弼教而設。所以輔民常性。而非視之以爲治也。苟君臣無德以先之。則出治之本無所寄。乃汲汲於用刑。以防民。吾恐民不見德。惟戮是聞者有矣。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刑足以輔教而無所忽。則福集於君民者爲無窮。古人之用刑。豈徒然哉。蓋將以治道之有不及也。故必敬謹於五刑之施。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而無一毫之敢忽。夫如是。則一人受其慶於身。兆民賴其慶於下。安寧之休。將永久而不替矣。敬刑之效。固至此歟。所謂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者。蓋如此。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法以人情世變而爲操縱。其用雖有不同。而其理要不可易。夫刑以懲有死也。然適輕下服。適重上服。至罰之輕重。亦皆有權。蓋因人而爲之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因世變而爲之輕重者也。若是者何也。人之過故不同。世之治亂亦異。故當以不齊齊之。而非可膠於一定也。夫世輕世重。雖齊之以不齊。然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其間固自有倫理。自有樞要也。夫豈漫無統紀。而可以私意高下於其間哉。

又

刑與罰因人情世變。而不可以定法拘。然就其中固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在。典獄者所當知也。夫重之則爲刑。輕之則爲罰。然上刑而適輕。則下服。下刑而適重。則上服。至於罪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所謂因人情而爲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又所謂因世變而爲輕重者也。凡若此者。豈有他哉。蓋人情世變之不齊。故當以不齊齊之。然當輕而輕。不可增而重。當重而重。不可降而輕。固自有倫理。自有樞要。所謂雖權也。實經也。然則於不可執一之中。未嘗無確然一定之理耳。

文侯之命

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聖人盡修己之道。至有以格於天。資大臣之助。故有於安其位。

費誓

秦誓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大臣有好善之量。則國家蒙好善之福。夫好善優於天下。而況於國乎。有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無忌疾之私。人之彥聖。中心好之。甚於口所稱美。不謂之能容可乎。故曰實能容之。夫如是。則有才者無不容。有善者無不錄。久安長治之效。率於此乎。基之爲子孫者。得以垂拱而仰成。爲黎民者。得以安生而樂善。非幸也。宜也。推其所自。非好善之大臣能致此乎。宜穆公思得是人而任之也。

又

人臣有好善之誠。斯足爲國家之福。夫所貴乎大臣者。以其能容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才。成天下之治。子孫恃之以爲固。生民賴之以爲安。固有不期而然者矣。